



「是的，夫人，伯爵還在書房裡。」

家庭教師牽著克安的手出去了。伊文站立在二樓的窗口目送他們，這時，已走到大街上的克安回過頭來，當他看見母親時，便把手放在臂上做了一個飛吻。伊文微笑着，也以雙手回了他一個吻。克安停下腳步，依依不捨的望著母親。

突然，家庭教師慌忙的拉扯克安的手，伊文直覺這種拉法與往常大不相同，因此十分震驚的看著他們。當他們倆走到大街上的轉角處時，從汽車內走下一位男士接過克安。此時，伊文立刻看出那是男傭貝努拉。令人吃驚的是，他抓住克安的手腕和家庭教師一同進入車內，而後慌忙的以手勢命令司機趕快開車。

「啊！」伊文大叫時，汽車已發動引擎疾駛而去。

臉色蒼白的伊文，驚惶失措的跑到門口，可是門被鑰匙反鎖了。她立即奔回房間，使出全身力氣去按電鈴，頓時，公館中鈴聲大作，她像發瘋般持續按鈴，「一定是他幹的勾當，他命令僕人誘拐克安……」她歇斯底里的大聲喊叫，眼前浮現出伯爵那雙冷酷如冰的眼眸，以及抑鬱不開朗的臉龐。她的丈夫多尼里伯爵，這些年來一直以這種憎恨與冷酷的眼光看著她。



工人將她的左手放在桌上，這時的伊文很想乾脆死掉算了。工人面無表情的將剪刀的尖端，勉強插進手指與戒指間。戒指終於被剪斷了，工人把戒指兩端彎曲，一下子就脫落下來了。

「啊！摘下來了，痛不痛呢？」工人得意揚揚的把被剪下的戒指交給伯爵。

伯爵像是強搶般的接過來，立刻查看戒指背面，結果只聽見一聲絕望的驚呼。

戒指內側只刻著「十月二十三日」，至於英文字母，卻怎麼找都找不到。

「嗯……」伯爵再次發出怪聲，仍不死心的重新審視著戒指。被剪斷的戒指表面非常新，呈現閃閃發亮的金黃色。這確實是伯爵送給伊文的結婚戒指。伯爵被意料之外的結果嚇得大吃一驚。而精神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伊文，此時像個洩氣的皮球般，整個人癱軟下來。

老夫人立即抱住伊文，不停的責罵呆立在一旁、迷惘的伯爵，並叫他趕快來幫忙救醒伊文。

突然，門鈴聲大作，於是貝努拉跑了出去。

「水……水，快拿藥來……」老夫人氣急敗壞的朝伯爵嚷著。





他在三樓自己的辦公室地板上鑽了一個小洞，裝上一根鉛管，藉以窺視樓下主人書房中的動靜。只要側耳靠在鉛管上，就可以聽到書房中的聲音。這根鉛管變成羅蘋的望遠鏡與竊聽器，只要一有空，他便趴在地板上窺視書房中的動靜。好幾次，他都看到安貝耳夫妻在保險箱旁調查帳簿、觀看文件，同時交頭接耳的不知在私語些什麼。

「我倒很想看看，他們是如何打開保險箱的。」

在羅蘋一直很有耐心的窺視中，終於發覺如果要打開保險箱，就必須把保險箱門上的刻度盤，以數字轉動四次，也就是對準某一個號碼再打開它。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對準哪一個數字。他拚命的利用鉛管窺視，並豎耳傾聽安貝耳夫妻的低語，也想看看到底是哪個人拿著保險箱的鑰匙，鑰匙又是藏在哪兒？可是他什麼也聽不到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看到這對夫妻如往常般打開保險箱來調查帳簿，突然像是發生什麼緊急事情般，連保險箱的門都還沒上鎖，便急急忙忙的雙雙離去。羅蘋豈可放過這大好機會，急忙奔下二樓，打開書房門。

